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四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兵民之寄適當本路去歲



旱災之後倉廩無儲穀價翔踊民戶流移軍兵闕食人情
焦然如臣踈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觀近降親筆詔
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行毋使詔旨徒爲文
具仰見陛下加惠元元德至渥也然飢流之民祇是乏米
若蒙朝廷憫念肯於鄰路及本路那移斛斛應副則官吏
豈敢坐視乏食之民不加賑濟自貽罪戾如使米斛無所
從出則雖督責之深人人願以罪去終無實惠可以及民

此不可不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飢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成之期尚遠雖近蒙朝廷於饒州撥米一萬碩應副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闕食臣竊見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地分必有常平義倉等米可以那移應副又撫州建昌軍在本路粗爲豐熟有朝廷昨急降官告度牒收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碩本州別無支用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那撥一萬碩許本路自差人舡前去般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軍用官告度牒糴到來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度飢流之民不至

乏食得全性命於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論江西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書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立贄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立贄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遣大使付以

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股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賊盜累年出沒作過爲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丘贊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勢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

論江西錢糧劄子

臣契勘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降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司上供經制等錢并於苗米內取撥十五萬碩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本路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除指留應副丘贊一軍外其餘並行拘收不復支撥今來丘贊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米一阡四百餘碩雖係轉運司拋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闕乏自去年五月以後至今年正月以前已拋下五萬餘貫委是贍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次差撥一半應副使

喚其錢米等亦乞於元降畫一指揮內先次支撥一半應副支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如臣所請庶幾本路軍馬不至削弱錢糧不至闕乏可以控制上流圖尺寸之功以副委任之意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強悍狃於爲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爲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獨無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擄掠財物爲害不細一路

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旣退則復出爲惡習以爲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下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略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日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奠居不勝幸甚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
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
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倣效之
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
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
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
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眾將浸成大患如晉
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與於
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
常切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
放雖賊擄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
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
勝幸甚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帥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
十年去國仍獲望清光於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
不勝抃蹈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黼座之側仇怨交攻讒
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覩天顏顧雖歷
捐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志慮
不寧之疾平若閑寂粗可支梧稍親事務動輒煩憤多思

健忘發歎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孤陛下委任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悃冀蒙矜允伏望聖慈察臣忱誠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官觀差遣使安山林得以養病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之至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况年歲之儲尚有關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糶不使傷農凶年

以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勸令

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

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鄉

廷剗剗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糶凶年民有

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旱

巨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

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等事物使視之

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遺戾自今州

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剗依舊推行糶糴之政敢有違

奏言卷之四十四
六
大重實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
皇帝鑿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
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為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羨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
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
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祖高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
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
王使知帝工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去

金冠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
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
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
統守宗廟社稷為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
陛下之功也况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
旋軫為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問
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
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不趨歎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主稱
為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

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為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修令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為而可以還二聖為念則神
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
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
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
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况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
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
如何哉昔太公為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
能為自治自彊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派緩頰
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忝

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取進止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
故徃徃追咎以為失策又以其事為專出於臣此所謂見
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
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
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
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
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
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為內應是時邢侗張

馮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
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
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
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
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
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密院
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臬
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
官邢侗張撝河東轉運使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侗
張撝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

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
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
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
得其要約何獨余堵我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
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詹大和猶存可
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
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
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
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
奇謀秘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

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授余堵
以爲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
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且如可採用一
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爲中興之
助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五

進奉迎錄劄子

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命迎奉道君太上
皇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歸
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
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
既去位群枉當國與臣爲仇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孫覿因
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爲指天畫地睥睨兩宮
唐恪因令勝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爲然罕有知其實者獨
亮抱憤順受黜闇不能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

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為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
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
御筆刻之琬琰蓋欲侈大其賜因自辯白以裝成碑本託
給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
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所有臣靖康
間編修到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首
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
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臣不勝惶
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奉迎錄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人退師道君太上皇帝自鎮江府
回鑿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
如西都淵聖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
批太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
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臣奏
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
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
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
臣力請之乃聽淵聖令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
茶藥銀合有差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

遇太上皇后船臣具榜子拜謁道左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臣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臣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淵聖思慕且叙方艱危中蒙擢任感激之意太上皇后親加獎諭臣再拜謝訖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住臣對曰朝廷見以擢景園為寧德宮奉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臣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

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太上皇后曰朝廷湏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說他事臣拜辭登岸因召內侍楊修李休等三人坐幕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寧德宮官也以臣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否但奏來臣附奏曰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以前語具劄子奏知淵聖且云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

是日道君御幄殿臣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淵聖恩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臣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二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臣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積水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臣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

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嘗觀開元傳信記載天寶中長安大水後數年乃有安史之變其事與今日相類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一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道君以爲然特加獎諭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臣具以實對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卸綱運等事曰止遞角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金人知行宮所在卸綱運亦恐爲敵人所得非有他也臣又奏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

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
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臣對曰方金
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
欲慰安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
意否臣對以不知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
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
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
也臣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
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
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

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寇犯闕盡應
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姦細不測之患故拆去
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
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臣輒有愚意仰瀆聖聰皇
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
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
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
恐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全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
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
計政事不得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

鑿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寤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面賜曰行宮人得公來甚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臣固辭不允再拜受賜而退二十一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臣行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箠觀是日再召對于懋殿道君太上皇帝出示文牒一軸乃太宰徐處仁以下奏表具道太上皇后不當居禁中及出入宣德門指揮其語頗激切於臣名銜下注奉

使字道君曰適得徐太宰表乃是問頭當如何答臣對曰徐處仁等但以嗣聖憂恐故有此奏今既不用前項指揮似不須答此表容臣攜歸道君曰甚好臣因以表軸置公服袖中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繫裹不可關之人臣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祇應因宣諭令來日朝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朝辭再對于懋殿道君出小字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

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住亳州太清宮以道
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
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宣
諭曰公輔助皇帝并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
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淵聖御批省覽來奏知
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
拱殿進呈道君皇帝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
久之因奏道君欲留內侍姓名得旨聽留龍德宮祇應復
以道君所賜玉帶牙簡進納御府有旨再賜二十七日宰

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
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勝行宮有敢入者
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臣奏以車駕行幸自有常
法有視皇城門者有視宮殿門者刑名不同不若止依常
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
南仲曰易曰惑之者疑之也雖聖人有所不免臣曰古人
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曰稽疑易曰以斷天
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缺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
紛不已臣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
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

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淵聖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論士民伏闕之事乞付御史臺根治淵聖及宰執皆愕然臣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淵聖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

計如何結集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臣因再拜辭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第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荅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臣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淵聖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臣不得已再拜受就職

進呈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二首俱見第八卷

太宰徐處仁等上道君太上

一首

臣處仁等言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御筆太上皇后合入正門之中門皇帝膺受聖訓即命祇承臣等以爲不可輒據法義爭之伏自皇帝嗣位以來動遵去年內禪手詔今寧德即擯景園以奉皇后所居此內禪詔旨也百司共守四海咸知一旦變更群疑紛起今若徙居內禁復將出入中門既犯皇帝之等威又違道君之本指若非垂簾聽政於國當無此儀臣等聞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治生於一亂於二三治則宗廟社稷安存亂則宗廟社稷危亡故

王之一以尊臨四海者非私已也所以尊宗廟而重社稷使天下而不正夫一非帝王所以爲治也大臣之義以道事君苟利宗社死生以之而况人君而可不謹夫家人之情則有母子之私恩朝廷之法必有君臣之大義以義制恩則恩紀可全以恩廢義則恩義更失是以先王爲國必以禮也惡可以忽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凝心道素脫跡塵樊禪遜之際比德堯舜垂名億載高視千古於此幾微豈難洞照殆恐從臣未知奏啓臣等冒昧萬死因此復願有陳自頃胡塵犯闕乘輿渡江皇帝居園城中晝夜戮力憂宗社之顛隳念上皇之播越言則涕下感動天人是以百

神顧懷群心效順卒安大業再正寰區乘輿之還萬人交
慶謂宜慈孝之恩益敷休極之樂無量薄物細故豈足實
懷而詰問繁多屢形親翰皇帝伏讀夙夜震悼食不甘味
寢不安席夫大功不錄而小過是求盛德不揚而微失是
舉雖嚴君不行於其臣而况慈父恩施於其子臣等伏望
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順蒼穹之休命遂黃屋之非心杜塞
讒言惇篤至性一切禮法付之有司但使宗社泰定則陛
下壽祉萬年永享天下之養自極榮樂所有前件御筆臣
等未敢宣示伏望降旨特賜收還謹上表奏稟以明臣處
仁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道君太上皇帝禦製青詞一首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
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
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
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康靖以宗廟社稷生民
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
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
平之樂如是兵賊偃戢溥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守道樂
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
舊職獲罪禍大已上析懇或未至當更乞重降災咎止及

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
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齋臣密表一
通上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再拜以聞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一首

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途中勞神不
易上皇袖中小字數事可先次封造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六

進道君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右臣昨於靖康初奉淵聖皇帝聖旨迎奉道君太上皇帝
於南京蒙恩賜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簡袋上有織成小龍
窠臣即時具奏回納蒙遣內侍傳宣再賜迨今十有一年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者幸蒙聖恩許令入覲獲望清光
已嘗面奏道君所賜玉帶牙簡等不敢藏於私家謹用匣
覆緘封齋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仰塵睿覽伏望聖慈
特賜於允謹錄奏聞

小帖子

臣契勤所載道君御畫兩軸偶忘記帶行容臣到洪州
日并淵聖所賜玉束帶差人齎赴行在投進伏乞聖察
謝賜金帶等表

星使俯臨天光下逮申賜便蕃之異數誤膺優渥之殊榮
撫已無堪拜恩增愧竊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蚤蒙
特達之知初乏涓埃之補來從踈遠過被眷私煥寶帶之
萬釘藹芳醪之九醞尚方名果御奇珍庖併示寵光式昭
體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念舊不遺於簪履取材無棄於
菲葑致茲湛露之恩溢及蓼蕭之實功侔漢祖有解衣推
食之仁德邁周王同路車乘馬之子臣敢不激昂晚節圖

報隆施強飯據鞍自嘆庶頗之已老立朝束帶願效子華
之能言

謝賜玉鶻馬表

臣竊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臣已祇受
訖天庑入覲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
踰其分愧溢于懷竊以晉文多修扞之功乃被周王之
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顧臣何人亦與茲數
去軒墀而戀寵昇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
逸態侷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
駕御節以和鸞以昇瓊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
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
衰頹已老結約亡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立
臺終期解縱於渭濱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踈遠之
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
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
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
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

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疆之計非
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
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
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
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
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
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
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鋌迎刃而
斷莫之敢櫻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
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

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
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
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
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
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
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
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
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
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
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

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
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
鐘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
為出群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
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
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
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
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
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
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

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袁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蒼翳深窳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

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接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鷹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

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
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之
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
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
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
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關之權
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
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為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
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
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

戶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
魚鼈無生養之理為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
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
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
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軍旅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絲地數千里適有
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飢民餓莩相望於路雖浙西號
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
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

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為不然使敵人聚糧
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
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
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
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
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
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
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
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

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釋慮
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
整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
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
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鷲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
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
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
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
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
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

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邊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久為難而况於負哉籍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

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屢就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地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贛豫賴之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

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
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
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
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
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
至計也臣蒙陛下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
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
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磨命無
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
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

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獫狁
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
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
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
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
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
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
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
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
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
素以治兵爲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
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
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
惟觀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籌
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朝廷用兵有橫議沮師者罪固不可赦至於
陳獻利害欲彌縫闕失助成大功則宜特留聖意曲
賜嘉納庶幾有智慮者皆願自竭有補國事伏望聖
察

進道君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具位臣李綱

道君太上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玉束帶一條
右謹用匣二隻盛貯黃綾袋複封全隨狀差人齎詣通進
司投進繳納御府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錄奏聞伏候勅

昔

進道君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臣近蒙聖恩召赴行在奏事特於內殿引對臣竊見陛下思慕兩宮欲見之於羹墻臣子之情不勝激切嘗以道君皇帝所賜御筆一軸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繳納御前庶幾真蹟故物仰經睿覽少慰陛下孝思之萬一今者又以所藏道君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排方玉束帶一條具奏詣通進司投進外竊念臣當靖康間蒙兩宮知遇異於等倫所得賜物十襲以藏常恐失墜今得復歸御府不至流落人間莫大之幸取進止

奏議四十六卷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七

謝到任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管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祇奉丁寧之訓勅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謝中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爰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編嘗艱危者萬狀茲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清

燕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現
從風而散釋追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
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歛煩
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
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
材顧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躋盛德天
覆群生既諒臣之忠誠故委之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
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終始維
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爲盡瘁敢
忘於夙夜儻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親筆賑濟詔書

朕以諸路去歲旱災深慮細民艱食而州縣府庫空虛未
知拯救之術慨然在念夙夜不忘惟吾帥守監司委付一
路分朕憂顧者也必不忍坐視不恤其協力悉心多方勸
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以出糶尚庶幾接濟數月
流殍之苦務脩乃職以副朕意付李綱

遵稟賑濟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付臣
令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
苦仰見聖慈矜憫元元欲濟其艱阨者如此其至臣已遵

稟睿訓措置勸誘出榜置厩差本司屬官分詣諸州委知通縣官召上戶有積米之家使其自陳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其乞留若干食用其餘依京價量減盡數出糶外臣契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人其流移之民無錢糶米官中見行賑給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臣已一面措置多方勸誘上戶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其陳乞官告度牒之類折還價直候見數目容臣續具奏陳乞賜支降給還庶幾飢民不致乏食實為利便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本路旱災之後小民闕食特降親詔書付臣勸誘積米之家出糶接濟食用以恤流殍之苦臣已遵依睿訓措置施行者倬然雲漢之章光臨下土需為雨露之澤惠浹遐方濫分千里之憂幸拜十行之賜中謝竊以抑高舉下者天之道博施濟衆者仁之方觀易象有裒多益寡之文論政術有知予為取之寶顧茲江右星分翼軫之躔偶值歲凶民乏餼糧之積竭倉廩之儲以賑之而不足勸傳蓄之家而利之則有餘深軫皇慈特頒宸翰飢民銜德而已有飽意富室聞風而去其吝心豈惟流殍之餘得全性命將見精神之格復致和平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所寶者慈以民為貴憫赤子之難阨降玉音之丁寧而臣濫總帥權幸承德意雨暘時若方厥壤之可游稼穡繁滋欣有秋之在望

乞於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管田本錢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告命除臣本路管田大使臣近因進對已曾具劄子進呈管田事件已蒙朝廷降付都督行府措置外臣竊惟屯田之策尤便於艱難用兵之際其用力雖勞而見功博故漢趙充國行於金城魏棗祗行於許下晉杜預行於襄陽皆能坐制敵人以收成功今日欲建恢復之策營田誠不可緩也臣頃者承乏荆湖廣南宣撫使

日於潭州管下剗刷拋荒田土得數萬畝招降劉彥舉等入兵除放散外擇強壯者刺手為軍得萬三千餘人又於群盜軍中得牛數百頭方欲措置管田為上流控扼久遠之計而臣以人言罷去其事遂寢至今以為恨今者朝廷講明利害諸路並置管田使推行其法誠為得計然臣竊謂良農治田必先有本乃可圖利今江西一路累經兵火之後拋棄絕戶荒田頃畝不可勝數皆緣膏腴盡為荆棘之地臣除已行下州縣剗刷應干拋荒田土所有召募人戶狝生墾闢收買牛具借貸種種所費不貲自非朝廷寬給錢本何以克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旋賜本錢十萬貫

充管田之本先試行於洪州管內候稍就緒漸令他郡仿
倣施行將來見效細計本息以本還朝廷以息充本路養
兵之費遇有羨餘亦可補助國用庶幾實利不為虛文仰
副陛下委任之意

小帖子

臣所乞管田錢本如蒙聖慈矜允乞於權貨務或本
路戶帖錢內撥見錢十萬貫如官告度牒之類決難
轉變無補於事其餘合條陳事件候朝廷降到錢本
日許臣畫一條具申請伏乞聖察

乞於江東浙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副本路賑濟

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管田
大使兼知洪州李綱劄子云云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
供米內取撥一萬石及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
副賑濟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康
軍糴到米取撥隨宜賑濟劄送臣照會即時行下逐處官
司遵稟聖旨指揮施行據撫州建昌軍申安撫司分撥到
官告度牒糴賑濟米除節次支撥外見在數目不多其朝
廷元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應副賑濟據
饒州公文稱本州並無見在米斛即不曾支撥到應副賑

濟竊緣本路旱災之餘民戶乏食累奉詔旨及朝廷指揮督責賑濟今來撫州建康軍見在數目不多饒州上供米又不曾撥到委是賑濟急闕官吏坐視無所措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於江南東路及兩浙西路州軍朝廷見有米斛椿管去處支撥米三萬石令本路差官及自差人船前去般取仍乞嚴降指揮諸路官司不得占吝候本司差到官吏人船日即時交量應副庶幾下戶及流移飢民有以接濟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戶四年積欠劄子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職事延見父老詢問民間疾苦皆云去歲旱傷之後穀價翔踊民間乏食第三等戶止是粥第四第五等戶多是掘草根而食官中見催紹興四年積欠無從可出臣契勘下戶積欠有一二十戶令納一石者雖數目不多然民無從出復有公吏須索之擾情實可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災傷路分第三等以下人戶紹興四年積欠特與蠲免或權行倚閣候秋成日隨苗送納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差兵將討捕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
右臣據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胡世將申統領官立贊人馬本司

已依奉聖旨發遣權聽岳招討前去使喚去訖今據吉州
申據永新縣申有兇賊郭少二等嘯聚三百餘人在安福
縣陳會山及有賀小大賀小二等結集三百餘人在永新
縣斬山往來兩縣殺人虜劫作過井龍泉縣申有賊人周
花八等結集二百餘人在地名舊塘及永新縣界官北等
處殺人放火井永豐縣申有謀花三等二百餘人在鄉放
火虜劫及廬陵縣申被永新縣會山周花八手下殘黨郭
二郭四等計一百餘人入管界地名梅花燒劫殺人作過
乞差軍馬前來討捕防遏臣契勘近因進對具劄子乞依
元降安撫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差一半付

本路應副使喚蒙朝廷關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臣
只將帶到朝廷先差付本路統制官申世景一項軍馬人
數不多今據前件申報吉州永新縣等處盜賊作過六頭
項已一千餘人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旱歲飢民
易爲嘯聚若不乘時撲滅漸致滋蔓決須殫厥後來難以
殄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於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
兵將二千人付臣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事

小帖子

如蒙聖慈矜允乞用金字牌降下聖旨指揮庶使早
得被受 又

契勘虔州管下依舊盜賊出沒作過本處只有岳飛
下統制官李山軍兵一千餘人在彼討捕今准都督
行府指揮許令岳飛抽回竊慮官兵起發之後兇徒
愈更嘯聚與吉州群賊相應猝難勦除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且存留李山在虔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別差
到軍馬即令起發前去

乞將丘贊下存留洪州軍兵克親兵奏狀

勘會本司舊管親兵兩軍計八百餘人馬七十餘疋內一
項軍兵三百餘人馬五十餘疋權撥隸統領官丘贊軍部
轄衣同教閱并有一項統領官高道所管五百人馬二十

餘疋於去年二月內係岳飛權將帶前去湖南捉殺後
事畢更不曾發還本司今來丘贊一軍近奉聖旨指揮撥
付岳飛使喚除見存留軍兵三百人在洪州外自餘人馬
并老小盡數將帶前去雖象都督行府指揮令存留五百
人其二百人亦未曾差到即日帥司並無親兵使喚伏望
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只乞將上項丘贊下存留軍兵三百
人依舊還本司作親兵使喚仍乞下岳飛發還逐人老小
前來洪州安泊

小帖子

契勘本路前任安撫大使除帥司自管親兵外有差

破樞密院軍兵一百五十餘人今來本司並無親兵
伏乞聖察

乞依呂頤浩例於隣路撥米賑濟奏狀

右臣近爲本路去歲旱災所養飢流民至廣倉廩無儲尋
具奏聞乞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借撥
米斛候將來秋成撥還及乞將撫州建昌軍官告度牒糴
到米一萬四千餘石隨宜撥充諸州賑濟續准尚書省劄
子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及於本
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副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
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昌軍糴到米取撥隨宜賑濟臣今

取會到饒州狀稱本州上供米斛除災傷減放及已支使
外別無見在數目并撫州建昌軍所糴米又已科撥付諸
州雖有見在數目不多臣已再具奏聞乞於江東兩浙路
豐熟州軍見椿管米內支撥三萬石應副未奉回降指揮
伏見湖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近蒙朝廷於隣路廣西州軍
支米三萬石應副竊緣本路旱傷闕乏與湖南路事體一
同今來若不申告朝廷支降委是無可賑給下戶飢民趁
時耕種將來秋成更無指準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
依呂頤浩例於鄰路江東或兩浙州軍支撥米三萬石許
本路差雇人船前去般取付臣科撥賑給庶幾實惠可及

下戶將來歲事有望不致闕誤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八

畫一措置賑濟曆并繳奏狀

契勘本路去歲旱災尤甚今正當新陳不接之時米價翔踊細民闕食下戶流移無本耕種上軫聖慮累降德音督責監司守令廣行賑濟今月二十二日被受御筆詔書節文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庶幾濟此流殍數月之苦當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節文傳蓄之家尚敢不從勸誘依前閉糶量度輕重一面斷遣除已備錄全文印榜曉示外今具遵依聖訓措置勸誘下項

一本路逐州軍使司各置印曆一道差官分詣委自知
通行下諸縣每縣州給印曆一道備錄使司指揮差
官分詣監督令佐分定鄉分躬親就鄉詢究的實有
米人戶使其自陳截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
乞存留若干食用外其餘盡數依市價量減施行出
糶責令隣保對定着實有米人戶於曆上親書着字
所委官限五日周遍赴縣攢數令佐就曆同書結罪
次日繳納本州本州總諸縣之數抄上使司給到文
曆內除認數不多或認數多見得已是情願出糶之
人更不須召赴本州外將自餘有米數多責認未定

之人仰縣令將帶同赴本州知通限當日審實更加
勸誘合存糶數目如有認糶米數三千石以上依得
二月八日檢會到紹興元年五月十四日該補官資
之人即取縣官保狀當官先次給與空頭付身候糶
足日赴州書填其以次數多之人糶及二千五百石
與補進勇副尉二千石與補守闕進勇副尉一千五
百石與免將來差料三次一千石與免將來差料二
次五百石與免將來差料一次如敢吝惜不肯出糶
拒抗官司之人審究見在着實盛頓米穀去處盤量
見數具情節申取使司指揮當議酌情斷遣枷項號

令

一州縣已勸誘到上戶及有米之家出糶米數每升依
逐處市價減十五文出糶遇市價減落再令量將城
郭鄉村之家給曆每口不過一升分定出糶人戶之
食之家齎曆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前去糶米其有米
之家收錢糶米並書曆着字為據不即時出糶許糶
米人赴官申陳候糶絕日計數申官司取曆照驗結
算都數如有糶糶不實諸般欺弊搔擾並委知通縣
令檢察施行

一今來勸誘上戶及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
錢糶米之人其流移飢民與下民無錢糶米之人官
中見行賑濟支過米數已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
濟今措置委自知通縣令多方勸誘上戶及有積米
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以其入
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一戶所納價
不足即許衆戶結甲同共細計陳情其入納數目浩
瀚之人當議特行奏請優與推恩亦仰願入納人戶
於曆上親書着字為據其入納米即於出糶米內除
豁施行仍依紹興五年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
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戶免身丁等

事

一今來勸誘止係上戶有物力及停蓄積米之家其中下戶有些小食用米穀即不得一例前去巡門抄劄以至擾擾

一縣官親詣諸鄉詢究有米之家責令隣保對定合存留食用并令出糶之數務要不擾取見的確若有失實或因緣為姦稍涉違突作弊並從諸司按察移文本司備申朝廷先次差替取勘施行

一縣官親詣鄉村檢察所帶人從不得過十人每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文省令不得容縱作過并差公人

弓手下鄉因緣搔擾使司除已差人密行體探外委自知通覺察申舉公吏並行決配

一勸誘督到限十日勸諭了當其地遠戶多縣分許量展日限摺角實封專差人齎詣使司聽候指揮其給曆羅羅即仰一面措置施行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手詔及同日又准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指揮勸誘積米之家出糶米斛接濟飢貧下戶等事臣除已遵稟聖旨同轉運司官商議措置備錄印造文榜及措置到勸誘畫一事件各置印曆一道專差人齎付洪慶等一十一州軍收管差委

強幹官分下諸縣逐一依憑多方勸誘務要實惠及民接濟下戶仍令多印文榜散給鄉村曉諭去訖臣竊慮逐州當職官不切遵稟奉行滅裂亦已分差官前去諸州逐一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別具因依奏劾施行外今錄白措置勸誘畫一事件一本在前

小帖子

臣契勘今來勸誘減價出糶米斛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人其流移飢民無錢糶米官中見行收養見在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及下戶無本可以種田之人官中亦無錢米可以借貸臣已行措置

勸誘上戶有物力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借貸者許以其入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若入納數目浩瀚之人別行奏乞優與推恩外伏望聖慈許臣候見得有入納之數逐旋具奏折還官告度牒等申奏朝廷乞行給降仍乞依紹興五年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戶免身丁等事庶幾易於激勸飢民不至乏食下戶可以趁時耕種將來秋成可望不誤歲計

臣契勘勸誘糶米依先降指揮及三千石已上各有

補授名目外其不及三千石之數即未有明文竊慮無以激勸臣已相度一面行下諸州勸誘如糶及二千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二千石與補守關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差料三次一千石與免差料兩次五百石與免差料一次外欲乞候見得有出糶及上項數目之人除免差料從本司給據行下州縣施行外其補進勇副尉及守關進勇副尉許原一面出給公據具姓名奏朝廷乞給降付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將贍給立贊軍錢糧克申世景支遣奏狀

契勘近蒙朝廷差申世景一軍前來洪州駐劄權聽本司節制使喚所有合用錢糧臣已一面牒漕司契勘將元養立贊軍錢糧窠名應副及其因依奏聞乞行轉運司撥去訖近又承漕司回文行下洪州撥辦支給今月初六日續准尚書省劄子鄧文為承都督行府關欲將立贊一軍合用錢糧內米依數撥留充申世景支遣外其合用錢數令江西帥司依舊應副津發前去岳飛軍前三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其申世景合用錢令戶部科撥申尚書省契勘申世景人馬已到洪州見用贍給立贊錢糧窠名日旋收撥支給尚自不足所有本路諸州應諸色上供經制折

帛條省不係省等錢一切盡係漕司拘椿指定科撥克岳
飛大軍等支用除外別無支使不盡窠名寬剩錢物兼本
司所賣鈔引內除廣鹽鈔已住罷及磬引出賣不行外雖
茶引稍有客人入納節次准朝廷支降應副轉運提點等
司即目猶有積壓下八萬餘貫未支竊慮戶部不見得本
路別無空閑名色錢物料撥虛數行下無可取撥有誤軍
食伏望聖慈詳酌臣前奏及今狀事理特降睿旨只乞將
元贍立贖軍錢充申世景支遣其立贖合用錢數却乞將
元應副申世景錢從朝廷支降徑發輕齎往岳飛軍前庶
錢不致妨闕

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奏狀
右臣今月初四日到本任交割職事初六日承都轉運司
公文准尚書省劄子鄧文勸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
三月椿足條指擬應副大軍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
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檢准紹興勅諸稅租日
限江南東西路夏科五月十五日起催八月十五日納畢
又勅諸人戶輸納有期限而官司輒促其常限者徒一年
因至逃亡加一等洪州於去年十二月九日准尚書省劄
子勘會江西合納夏稅及和買物帛每歲例係量度分數
折納價錢其紹興六年分人戶折納之數未曾立定折納

之數理合預行措置以便人戶輸納十二月八日奉聖旨
除准水并絲更不折錢外其餘絀絹綿並以十分為率絀
二分絀四分綿三分仰趙子道預先依此分明開坐行下
所部州縣候來年合入輸納物帛條限即依今來立定名
色分數折納見錢仍仰從第四等已下人戶折納如不足
即通第三等人戶納錢其合納本色物帛亦仰依限催理
送納起發前去郢州今年二月初三日本州承轉運司公
文准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劄子鄭文今歲合起折帛錢限
三月已前收椿數足計置發往郢州下郢今來又承前件
三月二十九日指揮合至四月初十日限足竊緣被受指

揮已至四月初八日其折帛錢雖已行下催促並未納到
必致有違朝限臣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
帛朝廷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錢依
條限催理係是優恤下戶以便輸納今來催納限至四月
十日了畢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下戶何由了納
况本路所管諸州去年亢旱尤甚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
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去處所有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
貧困官中見行抄劄給米賑濟之人何緣更有積蓄非特
預行輸納若復州縣逐急措置先從上戶有力之家預催
折納見錢即將來合輸本色之數却當於第四等已下人

戶催科顯見重困必至流移折害非細臣竊讀近降親筆
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出糶以濟流殍之苦加惠元元誠
意惻怛今來所降指揮如此何以取信於民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不
係災傷去處自依今來立限指揮庶幾下戶得被實惠不
致逃亡臣已行下災傷州縣更切聽候朝廷指揮

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
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鄂
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

至郢州千有餘里與偽境相隣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
無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速賜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九

措置招軍畫一奏狀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軍事都督行府關樞密院關內降付
下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劄子奏臣契勘朝廷
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
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
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
除存留立贖一軍外其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
管立贖軍馬不滿二千入馬一百餘疋迭又撥隨岳飛前
去使喚雖蒙朝廷却差申世景軍馬於本路駐劄纔千餘

人馬數十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洪筠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朕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况今屢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

聽臣節制與申世景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抽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右關送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右勘會大兵見今屯駐江淮應接措置防捍欲將本路見闕禁軍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除本路將兵自合全將專聽帥司差撥外撥本路不係將兵見管人存留一半本處使喚餘一半令大使司選差逐州軍兵官一員別作一項訓練遇春秋從帥司勾抽本司按閱若遇緩急合要人兵使喚即行勾抽與已差申世景官兵相兼使喚如赴帥司按閱及緩急差撥其軍兵並依例分擘家糧外每日添支食錢五

十文候將來防秋日即相度調發軍馬前去本路已上所
差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其錢糧自合本路應副合用軍器
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
廷指揮令關送樞密院指揮右劄送本司依都督行府關
到事理施行本司契勘昨置安撫制置大使降到畫一指
揮差兵二萬人係在本路係將不係將兵之外今來所乞
二萬人一半人數蒙朝廷降到都督行府指揮候將來防
秋日調發前去却令措置招填本路係禁軍闕額今依應
關具闕額人數並措置招填事件下項
一係將兵一十指揮計五千一百人已有三千九百三

十三人見闕一千一百六十七人

虔州八指揮見管三千三百六人見闕一千四十四人

吉州兩指揮見管八百九十七人見闕一百二十三人

已上將兵承今來指揮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自
合全將專聽帥司差撥使喚欲乞令遂州並本將
限一季撥闕額招填如招填不足即從本司措置
量增例物招填訖發赴本將填闕

一不係將兵共二十一指揮計七千五百四十一人已
有三千三百三十五人見闕四千二百六十六人
洪州七指揮見管六百一十七人見闕二千三十三人

江州三指揮見管四百六十四人見闕五百三十三人
撫州兩指揮見管七百四十一人見闕一百七十九人
筠州一指揮見管二百五人見闕一百五人
袁州一指揮見管三百一人見闕九人

臨江兩指揮見管三百五人見闕三百六十二人
建昌軍兩指揮見管二百六十八人見闕三百九十九人
興國軍兩指揮見管一百八十四人見闕五百六十六人
南安軍一指揮見管二百五十人見闕六十人

已上不係將兵承今來朝廷指揮令帥司措置招
填闕額存留一半本處使喚餘一半令本司別作

一項訓練勾抽使喚欲乞令逐州限一季換闕額
招填如招填不足即從本司措置量增例物招填
訖發赴本軍填闕

一契勘本路自来招填禁軍每名例物錢三貫又絹一
疋今來物價高貴竊慮無人肯就招填今欲將諸州
闕額人數每名增錢一貫文作四貫文絹一疋今紐
計招填係將不係將共闕五千三百七十三人合用
錢絹下項

絹五千三百七十三疋

契勘轉運司見有本路上供絹一萬七千餘疋於洪

州軍實庫椿管欵乞於數內截撥五千三百七十三疋椿充前項招軍例物支用

錢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二貫文

契勘本路諸州各有總制司錢與應副月椿大軍錢糧窠名不妨礙欲乞通融一路從本司取撥充前項招軍例物支用

一契勘本路合招填闕額禁軍五千三百七十三人今約合用錢糧下項

每一月合用

糧米六千八百七十七石六升

料錢一千五百六十八貫

衣賜

春衣

絹一萬七百四十六疋

紬八百四十疋

布三千一百一疋二丈

隨衣錢七千二百一十一貫六百四十一文

冬衣

絹一萬一千四百六十疋三丈

紬二千六百八十疋二丈

布八百四十一疋

綿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一兩

隨衣錢五千九百九十五貫一百九十三文

一歲通計合用

糧米八萬二千五百二十四石七斗二升

料錢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貫文

絹二萬二千二百六疋三丈

紬三千五百二十七疋二丈

布三千九百四十二疋二丈

綿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一兩

隨衣錢一萬三千二百六貫八百三十四文

已上合用錢糧等數自浩瀚綠諸州所入財賦有

限並係轉運司括責扣撥令認定月椿應副岳飛

等大軍支遣除外別無贏餘案名錢物今承朝廷

指揮招填闕額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其錢糧自合

本路應副若非特降指揮本路漕司通融副郎遂

州既無可指擬贍養必不能遵奉招填額足欲乞

候招到人數目今轉運司據招填到人數應副

一契勘本路帥司以前自造到器甲昨係本司統制官

祁超等軍馬關借披帶使用其逐項官兵節次抽摘

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見今闕乏今承
朝廷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使用如
有合行事件具條申取朝廷指揮本司見開坐名件
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外所有合用錢物欲乞朝廷
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絕日再
行申請

謝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臣
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祇奉明綸起臨江渚遠逢膏使來
自日邊丁寧訓勞之辭稠疊寵綬之禮王靈所逮士論增

榮謝伏念臣頃以京類久安閑散誤膺方面之寄適當旱
曠之餘倉廩無儲士多飢色潢池有盜民未奠居自慙報
效之遲敢意撫存之厚靈芽貢於北苑珍劑出於尚方併
沐匪頒式昭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並日月德合乾
坤憫臣下之勤勞極朝廷之禮貌致茲異數蓋及非材臣
敢不勉自激昂少圖報稱除煩渴期有慰於人心獨治
沉痾益務求於民瘼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進到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
牙笏一面御書二軸特降睿旨還賜臣已望闕謝恩祇受

訖者抗章有請願還御府之珍被旨弗俞復拜匪頒之寵
賜雖云舊命實維新中伏念臣遭遇休辰嘗與尚方之珍
賜奔馳一紀惟知十襲以秘藏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荷明
恩而入覲蒙清問之下詢寶氣騰輝期復歸於天上物華
得地庶不落於人間伏蒙皇帝陛下體聖與仁寶慈及儉
眷憐迂拙嘗調護於兩宮寵賁衰邊特便蕃於三錫載頒
舊物庸示新恩而臣晚景無堪難當異數壯心未已願效
微勞粹質溫純自慙比德之非稱古製正直誓將擊賊以
美難臣無任

乞兵於舒蘄黃州駐劄奏狀

勘會淮西蘄黃三州昨奉聖旨聽本司節制其逐州係在
江西大江之北各與偽齊地分鄰接正是緊要重地先蒙
朝廷除岳飛兼節制逐州緩急有以捍禦本司近為岳飛
已奉聖旨改授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即上項三州并本
路沿江與國軍江州並未有措置隄備竊慮賊情不測別
生窺伺遂具狀申朝廷乞速降睿旨措置施行續准都督
行府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岳飛依舊兼行節制蘄黃
三州本司照對除蘄黃州係岳飛兼行節制外所有舒州
元係淮西宣撫使司地分逐州即目並無軍馬防托緣防
秋在迤唯江西沿江一帶接連舒蘄黃等州全無未有兵

備今來岳飛大軍將行起發往襄陽府劉光世大軍將行起發往廬州即舒新黃州愈更空虛若不預行措置深慮外寇乘間侵軼緩急無可支梧所繫利害非輕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下岳飛分撥軍馬四千人差近上統制官於蘄黃兩州駐劄劉光世分撥二千人差近上統制官於舒州駐劄將來防秋有警並許聽臣節制使與燕幾臨時不致悞事

小帖子

臣契勘黃州對江南岸係鄂州武昌縣接連江西與國軍界正是本路控扼要害去處其武昌係屬湖北地分每遇防秋兼朝廷降指揮專委湖北帥臣固守欲乞朝廷更賜指揮劄下湖北路帥司預行措置武昌沿江一帶水陸備禦之計庶幾緩急不失事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

乞移總管慶州措置捉殺盜賊奏狀

勘會本路慶吉州管下民俗犷悍平日狃習為盜前後累蒙朝廷并本司遣發軍馬節次招捕過賊徒不少尚有餘黨時復嘯聚出沒不常緣慶吉州盜賊皆係土居頑惡不逞之人即與潰兵遊寇事體不同每有竊發動以千計所屬巡尉勢力不加便敢輕犯州縣肆行猖蹶若聞重兵到來即復遠遁潛伏山谷官兵纔退依舊作過今來若非專差兵將於逐州閱習訓練就近措置卒難殄滅照對本路所管東南第六將兵係在慶吉州住營歲日見營三千八

百餘人及遂州各有土豪可以駕馭使喚本路有馬步軍副總管康隨合通管一路係將不係將軍兵可以專委前件職事兼本官見奉都督行府指揮差措置慶吉州界盜賊本司今相度欲權暫移副總管康隨前去駐劄專切提督兩州兵將依時訓練教閱武藝修治器甲及招填關額人兵務要精熟足備仍就近取會見作過盜賊頭項如承關報即一面斟量調發措置招捕及申報本司其所至巡尉并將兵並聽節制使喚庶幾免頑之徒知所畏憚漸可消弭本司除已一面劄下隨依應起發前去外須至奏聞者
乞下都督行府催促遣兵奏狀

勅本司近為節次承據提刑司及慶吉州南安臨江軍等處申報管下見有諸頭項賊徒結集作過乞兵收捕本司已逐急差親兵權統領王彥將帶所部三百人隨逐副總管康隨前去措置招捕慶吉州南安軍未獲賊徒及分遣申世景官兵二百人令將官王勝部押前去臨江軍新淦縣措置鄒烏八等賊徒及於本軍差撥將官馬仙押三百人往吉州措置管下見有作過盜賊外緣本司見存軍兵大段數少今來作過賊火頭項不一委是關兵分撥前去捉殺已節次開具賊首姓名申奏朝廷及都督行府乞於近便處摘那差撥兵將三二千人前來相兼使喚續准

都督行府四月二十四日關勘會行府見議遣兵前去至
今未蒙差到今又據逐處申報有賊徒結集作過緣今來
正當裁捕收割禾稻之際竊慮諸處盜賊輕視帥司官兵
單弱恣行劫掠使良民不得安居有失歲計須至奏聞者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詳酌本司累奏并今狀事理速降
睿旨下都督府催促摘那兵將三二千人前來本司應副
相兼使喚庶幾防秋已前乘早撲滅免致滋蔓難制

小帖子

契勘虔州界見有曾六冠曾大喚黃鐵鑽曾九唐四
謝魁七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蕭破

洞謝天小鬼青唐賊包十九等并燒劫龍南縣等處
吉州界有曾太保郭小二尹使者周花二譙花三易十
二羅大蕭安世等袁州界王權蘇軍九等南安軍有
何少七吳守傳李收李迴等臨江軍新淦縣界鄒烏
八除謝鬼七已遁鄒烏八王權已殺獲外所有上件
未獲賊徒姓名已係前狀開具奏聞去訖伏乞睿旨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飢民闕食使之推
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
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

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
流徙關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
十二人又給晉州縣遣官檢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
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
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
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
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頗
減新米一升止四五文將來秋成决有可望之理此蓋
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
小民之本田畝有不曾種時者甚多人情方緣未宜重取

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極養之乃為得計昔周宣遇歲而
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為中興之資在
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
引荆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
時商旅由獨木渡江自光祿以趨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
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
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
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為

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
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朽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
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
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
足以奮張軍聲以為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
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能則已如其果來必乘間
搆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由間隙盜賊
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
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千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
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

甸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
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猶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
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
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
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
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
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為江西
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
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
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緣急聽臣

鄧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
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車馬仍令劉
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蕪黃州與江西相為表裏庶幾敵
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
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官觀差遣必冀終從然不敢
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乞官觀奏狀

君臣昨蒙聖恩除今任差遣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三
具奏辭免皆蒙降詔不允及賜以親筆趣行臣不敢仰違
威命竊勉就道上章請覲正欲面奏難當養任之意既獲

瞻望清光特荷眷獎不容遜避且蒙宣諭委以推行賑濟
聖心惻怛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固辭者亦欲少效尺寸
以報大恩而自到任以來適當倉庫潰竭新陳不接之際
夙夜憂慮啓處不遑用是宿疾間作動多眩瞽深慮曠闕
復致人言今幸賑濟稍已就緒秋成有望人情漸蘇實無
規避之嫌敢瀝血誠仰干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矜憐許令
依舊在外官觀庶幾就閑可以養疾異時復被驅策誓極
糜捕以圖報稱

乞官觀劄子

臣兩具奏聞乞罷帥守之任除一在外官觀差遣未奉

降指揮伏念臣自建炎初誤蒙任使適當艱難之時獨持
戰守之策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脫身九死今得
承乏方面親覩中興豈不知幸然志慮凋落多憂健忘拜
跪艱難近日以來頗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益負素餐之
譏所以不敢義當分閫之寄屢上請閑之章誠恐一有踈
虞誤陛下委任之意雖殺身不足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
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允使得休養山林尋訪醫藥
於未死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摠憤千古臣之志願畢矣
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催差軍馬劄子

臣契勘近具劄子奏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一萬人及
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蕪黃州駐劄未奉回
降指揮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
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松江一
帶並無差扼竊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擄虜無兵應
接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錢糧並係
本路應副經由蕪黃等州自沔鄂以趨襄漢實以本路為
根本以蕪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所擾蕪黃
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動搖錢糧無自而
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乏為

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所有前後累奏所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於都督行府見管軍馬中摘那差撥應副及令劉光世岳飛差兵前來舒蘄黃州駐劄施行

乞截留王彥軍馬奏狀

契勘累准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差撥防秋軍馬勘會行府見議遣兵前去關送照會今月初四日又准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先次摘那將兵三二千人前來本司應副相兼捉殺盜賊使喚申聞事勘會已降指揮令王彥將帶兵馬前來行府約至七月間可到候到行府日即

量度差撥前來今關送照會右本司體問得王彥見荆南府除存留營田人兵外將帶軍馬裝發舟船前來人數不多約七月盡八月初間可到江州本司緣防秋闕少軍馬及近據筠袁吉等州申報日有盜賊嘯聚作過關兵分頭討捕已具奏聞并申都督行府樞密院乞截撥王彥軍馬存留本路防秋及討捕盜賊使喚今准前項都督行府指揮候王彥到日量度差撥前去竊慮王彥軍馬到得行府已是秋深又復差撥前來須至冬月不唯往返虛費月日又慮軍馬遠涉勞頓後期誤事除已再具申都督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於松江屯駐防托及分

兵前去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外伏望聖慈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日近有劉宣等攻破龍南等處作過外其餘諸縣賊項不一已曾開具申稟吉州近有湖南賊首王權見不伏招安依舊嘯聚作過袁州近有黃顛叔賊馬約一千餘人馬數十死見在筠袁州界上作過委是急關人兵分頭訂補伏乞聖察

契勘本司累申朝廷乞差防秋軍馬並蒙關送都督行府今來行府近已移司前去泗上諸將軍馬並皆發絕竊慮別無兵將可及本路所有王彥一軍已得都督行府指揮差撥但須到行府方始發遣前來竊慮迂迴有失指擬秋深或有警急難使本司虛當一路之責伏望聖慈出自睿斷許就便存留一路不勝幸甚伏乞睿察

契勘王彥軍馬在荆南駐劄係是四川應副錢糧今來如蒙聖慈許截留本軍在本路防托使喚即乞下本路都轉運司將係省不係省并上供錢米應副贍給王彥一軍伏乞睿旨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一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下項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為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

之遺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
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
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
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子小人皆為
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反災為
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警而
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
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採降旨亟推行
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
言聽計行為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踈遠不

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
以天地之變為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息於
脩省此乃所以為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管
繕又具例以勅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
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
南為形勝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
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
此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
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

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唇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遙制豈可

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殺龜而快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所以為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為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負而少給兵之法盡也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

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
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
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平居
已不能運掉而况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
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
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
手為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為長久之策恐
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
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
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為

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相
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棊家之爭先法
耳故善棊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
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
之可謂重矣敵人之勢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則
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
蔡岳飛專事唐穎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
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持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
軍已進據合肥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

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
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
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
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無三年之
蓄曰不足而况於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去歲旱
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
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
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
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

今米價已減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
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克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
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由是觀之國以兵為命兵以
食為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
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
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為得策然
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
過敷配人力強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召
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

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邀阻糜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改交子之法以為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受

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之翔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陪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以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脩城壁為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脩泉州城委官體究裴廩以脩衡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壞墜頽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松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為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迫摩

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睿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搔擾非以修城之故應以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右件七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鑿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

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
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母之尊欲救之於關
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難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採之
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
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道凡為臣子咸願
冀從况臣嘗備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勒
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奉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
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偽亦必聚其犬羊
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憂宜詔岳
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
商鞅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頗如臣之所料然臣
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
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
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
功易集臣又聞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
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
勿為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

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奏議卷之三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

五十一

